

## “孝”不等人

□王至光

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母亲,2005年10月,收获的时节,她像稻子一样,回归大地,把像稻花一样的质朴和芳香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2005年3月,母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从头脑清醒,略吃流质,到略能吐字,不吃不喝,再到不省人事,前后半年多的时间,邪恶病魔一步一步地无情吞噬着她的生命。遵从母亲的事先交代,我们把她带到乡下老家,让她躺在堂屋的床上,最后一次望着这人世间一轮圆月。

母亲是个很讲究仪式感的人,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宁可自己不吃不喝,也要让六个儿女每年过年都有新鞋新衣服穿。每年中秋节,她都要早早地洗好手,准备好月饼、河藕、菱角、梨子等供品,虔诚地放在屋前的打谷场上,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但记忆中唯一有一次例外。

那时,我在一所距家40公里外的城里学校读高中。那年中秋,学校放月假。街上节日气氛浓烈,空气中飘着诱人的香味。我跟上末班车,心里想着,一向讲究的母亲,一定会准备敬月亮的,父母满是皱纹的脸上,庄重而虔诚的目光凝望一轮皓月。敬完月光后,母亲也一定为我们准备好吃的……

当我脚步匆匆赶到家里,心里

却凉了一大截:门是虚掩着的,叫妈妈却没有回应。再抬头远望,只见一轮银色月光下,农田里都是割稻的人们。我奔向田野,父母亲一个在割稻,一个在挑把,月光照着他们灰黑的脸,还有银色的汗珠。母亲见我到来,满脸歉意,连忙说,预报说明天要下雨,再不抢收,稻会烂在田里,回去吧,我们敬月亮,仪式一个不少。我说,我来帮你们一起收吧,收好再回家,反正现在也很迟了。母亲坚定地说,只要月亮还在,就不迟!

父亲母亲照例洗好手,搬出小桌子放在门前,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供品,郑重其事地摆好,燃上一炷香。如水的月光下,烟气缭绕,袅袅升腾,像父母亲心中升起的一个个朴素的愿望。然后父亲烧柴,母亲佝偻的身影被月光映照在灶台上,像移动的黑白照片。鲜美的味道丝丝沁入鼻孔。月光下,我们喝着母亲烧的鸡毛菜鸭汤,咬着软糯的米饼,那美味至今牢牢地嵌在味蕾间,我到现在都始终认为,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味道。

今年的中秋,秋风吹起层层稻浪,摇曳着丰收的韵味,偌大的田野,却不见母亲那忙碌的身影。月光年年照,稻谷香年年飘,而亲人在不在,亲情不常有,多陪伴父母吧,这世间,除了时间不等人,“孝”也是。

## 又想奶奶了

□梅巧军

时光飞逝,一转眼,奶奶已离开我们19个年头了,多么漫长的时光啊,可奶奶对我的爱,却随着时光的拉长,越发变得清晰起来。

记忆中,奶奶满头银发,脸上常常带着微笑,慈眉善目,总喜欢穿着蓝色的对襟衣服、黑裤子,一双小脚走起路来蹒跚而有节奏,像打着慢拍一样。

小时候,我很喜欢初夏。那时的圩沟旁、中山河堆上的洋槐花开了,一串串、一片片,在茂密绿叶的掩映下,它们似云一样淡雅、洁白,散发出的清香能香遍整个村庄。

奶奶总爱在这个槐花盛开,香飘四野的日子,喊上我这个才六七岁,令她骄傲的长孙跟着一起去采摘洋槐花。

不需要到一里远的中山河堆上,就在庄旁的圩沟边,一两棵树的洋槐花就足够我们装满一篮子了。

奶奶举起树杈,吃力地勾压着开有一串串洋槐花的枝条,等到足够低时,我便伸手去摘,奶奶总夸我:“大孙子,真能干!”我听后更带劲了。我有时摘一串塞进嘴里吃起来,顿时感到好似蜜一样的香甜,奶奶总会说一句:“小馋猫!”我边吃着边摘着,不一会就摘满了一篮鲜嫩干净的洋槐花。

那时候最爱奶奶包的洋槐花、糝子和韭菜三合一的馅子馒头了。吃一口,韭菜的清香,糝子的谷香,洋槐花的甜香一齐袭来,顿觉唇齿留香,令人至今难忘!

奶奶还会用家乡的野草药治病。一年夏天,身为棉花专业队队长的父亲和本队几个社员去离家二里多路的棉花地打药水。我抱着父亲的腿缠着要去,父亲说药水有毒,不能去。那时我很淘气,偷偷地尾随着父亲。

当时天气很热,大人们打药水时,我跟在后面,不小心身上竟沾上了药水,父亲及其他几个社员过来一看,都睁大了双眼,惊恐道:“身上全起泡了!”

父亲忙抱着我往奶奶家跑。奶奶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很有把握地对父亲说:“你们去忙吧,我有办法!”奶奶到沟边拔了数棵艾草,放在开水中泡,然后用毛巾不停地沾艾草水擦拭我的全身,半小时后,全身的水泡渐渐地变小了,最后消失了。当时我又惊讶,又佩服奶奶,她不是医生,却能治病!

奶奶有时对我太溺爱了。那时,父亲怕老鼠吃花生种,便把晒干的一蛇皮袋花生种挂在我房间一根从桁条上悬挂下来的挂钩上,下面正好放着我的床。每天望着一袋花生,我的口水总是忍不住流出来。

一天,我偶然发现袋子的角有一个小拇指头大小的洞,一个白白的花生探出头来,像在引诱我,我忍不住抠出一个,剥去壳,偷偷吃了,又香又甜。于是,第二天……第三天……就这样接连抠了十多天,直到有一天我发现那个袋角明显瘪了,才后怕起来。

终于有一天被父亲看出来,我知道大事不好,急忙撒腿往奶奶家跑,父亲在后面拼命地追着,大喊:“还敢跑,这次逮住,非把你腿打折了!”恰好这时,奶奶来我家有事,迎头碰到了我,把我挡在身后。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奶奶训斥起父亲来:“你好人?!从小也偷过花生种吃,我和你爸只是训斥你,也没动手打你!”父亲最后只教训了我好几句,但从此我再也不敢偷东西吃了。

奶奶就像我的守护神,虽然她离开我近20年,但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显现,一幕一幕往事让我禁不住流下了思念的泪水!

## 金秋信步游

□刘秀花

应长姐的一声吆喝,跟30年的同事兼好姐妹一合计,于10月8日,做了一回九龙口周边的随心游。

从市区到淮剧小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沿途欣赏路边的风景,一路感慨十多年来农村人居环境的巨大变化。到达沙庄时,刚过10点,正是金秋时节最适合拍照的时间,可把咱们那位热爱摄影的老大乐坏了。

站在“沙庄”主门楼之下,迅速映入眼帘的便是栈桥两侧充满喜庆的六面大鼓。往前是主街,街道两侧都临水,通过各式小桥与两侧连绵的店铺相连。水上生莲,生竹,各种水生植物。两侧的店铺之间,有时就是在水中放上几个圆圆的大石磨联通。水面几乎与间隔石条板的青砖路面平齐,给人一种小镇就浮在水上的错觉。

让我们流连许久的是街道右侧的沙庄戏苑。宽敞的大厅里摆了几排厚重的实木方桌,每张桌子旁边摆了三张同样厚重的实木长凳,复古感扑面而来。

走到主街尽头,稍往右,过一段木拱桥,下去就到了龙王庙。听说,

庙前同根双茎的皂荚树叫做夫妻树,已近300年,桥上系满了许愿带、同心锁。

从龙王庙左手方向望出去,就看到九龙口九龙戏珠的“宝珠”了:河渠纵横,芦苇深深。

我们到小镇后,便进入九龙九院了。一路走去,青砖石路,各种水生陆生植物,各种深深浅浅的绿,衬着没有一丝云彩的湛蓝晴空,真是移步换景,随时举起相机,按下快门,便是一帧好风景。

小镇顺势而为,修复了许多青砖黛瓦的民居,有些是从清代就有的。很多门堂两侧种了芭蕉,高过院门,墙上爬满凌霄,一枝独秀几朵红蕾,颇有风味。出小镇前,压了主街左侧的青砖路,信步进一家营业的店铺,一人尝了一个建湖的藕粉圆子,喝了热乎乎甜丝丝的藕粉汤水。

下午一起乘游船,欣赏了九龙口的芦苇荡,去到“宝珠”岛。岛上的“宝”自然是五谷树了。树不结果子,结五谷,不同形状的果实预兆不同的作物丰收或是渔民的年景。

随性而游,成就了完美的一天。